「家變」與文變

景翔

在訓練讀者的耐力上來看，王文興的「家變」是一本了不起的作品，要是能耐着性子把全書讀完的話，那麼無論再怎麼彆扭，再怎麼不通的文章，也都能看了。

在創造票房記錄的商業觀點來看，王文興的「家變」是一本成功的作品，很多閉起眼睛來瞎捧的文章，配合上一些活動，宣傳與廣告，的確達到了暢銷的目的。

可是在把它當一件眞摯的文藝作品來細讀了之後，我却不能昧着良心來說「家變」是一本好書。因爲一本寫作態度誠懇的書，絕不會在其中設下那麼多「作怪」的「文字障」。

沒看「家變」以前，我已經作了很多的「心理準備」，因爲已經聽說了一些關於「家變」中文詞奇特的說法。我看王文興的作品，大概是從「現代文學」創刊號開始，雖然向來總覺得在那一批先後都著有盛名的作家中，王文興一直是比較弱的一個，但一個作者的成就，和他個人的學養及天份都有關係，作爲一個讀者，只有權利喜歡或不喜歡，並沒有權利去要求他一定要達到怎麼一個高的標準，可是看了「家變」已近乎不通的文字與句法，却眞正使人吃驚，而覺得讀者該有權利要求作者至少要達到某一種最低標準——通順——了。

就這麼說一個薄有文名，又執教在幾所有名大學裏的人作品不通順，連我自己起先也覺得有點過份。所以我首先假定是自己的程度不够，沒有看懂。當然這種假設是相當大膽的，因爲想想自己讀了二十幾年的書，再說學問不多，但連有些非我族類的人用蟹行文寫的書都能看得懂，怎麼會看不懂本國同胞用方塊字所寫的書呢？但事實上硬是不甚了然，所以仍有

談「變家」

王鼎鈞
石公
李寬宏
景翔
關雲
隱地

小心求證的必要，也許該定下心來，學學別人「品茗苦讀」吧。這一看，果然看出些名堂來了。原來這本書雖是用的中國字，寫的卻不是中文。

用中國字寫出不是一般人用的中文的作品，我倒不是沒有看過。有很多用文字設迷宮的現代詩和散文，甚至於一些小說，都是這類的作品，有一個並不含很多惡意的形容詞來形容這類作品，謂之「晦澀」。晦澀實在不是一件壞事，有時甚至還可能是種藝術的手法和高超的技巧。當然也可能是作者功力不足的結果。

所以接下去，我就站在把「家變」視爲「晦澀」的立場來細看來分析。

據說有人是刻意求晦澀，來掩飾作品中眞正的主題所在，但「家變」顯然並不屬於這一類，因爲其中寫倫常的主題十分明顯。

據說有人之所以文筆晦澀，是想造成某種氣勢，或氣氛，但我在「家變」中也看不出有什麼特出的效果。

據說……

可是這樣推下去，恐怕非要推出個我一直在避免的結論來，畢竟王文興寫作到今天已有相當久的時間了。

那麼「家變」的文字彆扭，就不是「晦澀」了？

那麼究竟爲什麼要用這樣詰屈聱牙的文句呢？

我想到可能爲了配合文中角色的身份吧。可不是嗎？這樣的例子也多的是，就有大作家滿篇兒語，而收到極好的效果。因爲他文中主角就是個孩子。也有些大作家滿紙村言俚語，却沒有人責怪他們不够雅馴，爲的是書中人物就都是些鄙陋的粗人，書裏用字用語，是該切合角色身份才對，只是我們看到「家變」中的主角范曄，是「C大歷史系助教」，實在很難

想像會有從事「百年樹人」偉大工作的人却連話也說不通，或白字別字連篇。

那麼可能是一種「方言文學」的作品吧？懂得臺語的讀者，看起黃春明和王禎和小說來可以更易深入欣賞，也是不爭的事實。看了下「家變」中說主角籍貫是「福建福州」，又說他們曾住在厦門，於是找了個會說福州話的厦門朋友，請他唸上一段，不幸的是，在他苦讀數句後，實在無以爲繼，在還書給我時，他的評語是：「這不是人話。」

這句評語乍聽起來很刺耳，但我沒有話去回駁，因爲他實在說得很中肯。

想起一個很老的笑話，說有個人寫了一首很得意的詩：「壁釘掛錦春，遠竹吹我心，況指斑瑪假，肉耳墜金眞。」可是沒有人看得懂他寫的是什麼，此公詳加解釋詩是：壁上釘了釘子，掛着一張錦畫，畫中是春天的景色，遠處有人在吹竹簫，吹動了我的心，我的二哥（二兄兩字合而爲況）手指上戴的斑指，那塊瑪瑙是假的，我的太太（內人兩字合而爲肉）耳上掛的耳墜子，却是眞金的。這詩還好在前二句寫景寫情，後二句寫實，眞可謂有美皆備了。

在「家變」中大半的文字都有類似的妙處，那首不通詩居然流傳這麼久，到現在還能讓人拿來當笑話講，如此看來，「家變」也有後望焉。

至於讀者的不幸，那「直是你該應了」。

試論「家變」

李寬宏

「他在接近家的時候不知爲什麼突間想到家可能已經不存在……他速迅向前飛跑，想即刻看到究竟。他奔衝途中跌了兩次跤。他心快要跳出咽腔來了，他就要看到了！那房子安然如舊的座落在那裏，他舒了一大大口